

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

第四卷

朱东润自传 李方舟传

朱东润著

漫游欧洲沙西望春入巴黎
驻手足健于高士曾台人
名儒研都国学与时晚与殿
和平游海外文与游时林妙
入教姓

子月之首三月游巴黎高士曾

游春先送信使数游巴黎
天外逸游等游长生深游
日游游高士游巴黎游者
不如此一游り孩子古堂中
作画游

居游

科少翁西游高士曾

游圆十首二分秋游未以文著
游者古树未记其事以游之著
王固言未可时以游矣余金峰
游者才第游

居游

寄友游车游秋游毕游

一般中游者游未游者

游而未有去游者游未游

游而未有去游者游未游

游而未有去游者游未游

东方出版中心

K820/76

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

第四卷

朱东润自传

南歸據高日之陵深山數水
淡忘雲煙入歸途走此以忘
捨外雨濛一室亦復無失
莫以失為好人確無棄
前題
未之忘却近之峰言稿可
依耽耽於帶海邊可人教
此擇白文今人於言稿中於
阿布三都社下不喜此詩里
漫耽吟在沙西望者入紙而
詠手足健于舌舌皆白唇
終獨孤根固然与时望之歷
平如每事月盈向清时歌
入數精

二〇二零五月謹記於書室
伏羲之後傳俗數學贊文
天公遼情夢短人生淡泊
時帶燈月山深日地入者罕
能如此。時日殊子古堂作
作歌稿

信和松

科大物系我所也師千里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

朱东润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印张: 19.5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字数: 480千字 插页4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27-307-7/K·25

定价: 29.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收《朱东润自传》、《李方舟传》。

作为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早年负笈英伦，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在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学研究，尤其是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方面卓有建树。作为一个生活在大时代的人，朱东润先生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风风雨雨，因此，《朱东润自传》既是作者对自己在 1896 年至 1976 年八十年间人生苦旅的回顾和审视，同时，也是作者以犀利之笔所描绘的一幅反映世事浮沉、“儒林”百态和普通人的生活的历史长卷，是一部浓缩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舞台上正剧、杂剧的史记。

《李方舟传》是朱东润先生为其夫人邹莲舫女士所作的传记，李为邹的化名。朱、邹两人结缡于二十年代，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沧桑。在这部作品中，朱东润先生以史家之笔、悲愤之情描写了一位为丈夫和子女奉献一生，努力为社会尽个人本分，却在不正常的岁月里，含冤离开人世的普通女性的生命历程。全篇字里行间融入了作者深沉的爱与忧患，讴歌了一个伟大民族女性善良、坚韧的品格，也通过一个平凡的女性的一生写出了中国跌宕多灾的艰难时代。



英国留学时期，时年约十八岁，左为朱东润。



夫人邹莲舫，

摄于三十年代前期。



摄于三十年代前期，

时任教于武汉大学。



抗战初期居泰兴时全家合影。左起：三女惠如，幼女瑞允，长女清於，次子君遂，朱东润，夫人邹莲舫，三子君道，次女秀若。



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与同事合影。
左起第一人为朱东润。



1962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夫人邹莲舫，孙女邦薇，朱东润；
后排左起：幼子君迈，次子君遂，三子君道，三媳黄沄。



摄于复旦一舍寓所，
时年近九十。

目 录

朱东润自传

序	3
第一章 幼年	5
第二章 上海六年	32
第三章 国外三年及其后	63
第四章 广西二年	85
第五章 南通前八年	97
第六章 南京八十日	135
第七章 南通后二年	153
第八章 武汉大学前八年	167
第九章 泰兴一年	222
第十章 武汉大学后四年	230
第十一章 中央大学前四年	261
第十二章 六年流转	312
第十三章 复旦大学(一)	362
第十四章 复旦大学(二)	388
第十五章 复旦大学(三)	480

李方舟传

序	507
第一章 方舟的家史	508

第二章	方舟上学	516
第三章	结婚以后	526
第四章	敦容到武汉去的九年	543
第五章	敦容的归来	559
第六章	敦容去得更远了	565
第七章	四川的归人	570
第八章	大爱和小爱	583
第九章	在大跃进的年代及其后	586
[附]	《李方舟传》人名地名对照	595
后记		599
朱东润年表		609

朱东润自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序

这是一本自传，属于传记文学的一个部门。

中国史传文学的发展是很早的。《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叙传》是纪元前后的作品，但是这两篇只是约略叙述了作者的生平，而以更多的文字介绍全书的篇目，因此实际上都还不能算是自传。自传的作品，在国外只是二百年来的事，在中国还要更迟一些。

自传和其他的作品明显的区别，在于这是一本永远不能完成的作品，因此在整个结构方面，不可能像其他作品那样的完整。这本书以我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为界，比较地有个全局的概念。纵使在这本书里面，看不到作者的一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本自传都是不可能写得那么完整的。

自传的写作还有一个限制，作品总是从主观出发的。作者叙述自己的生活时，不可能脱离自己而全凭客观。在我们无法立在半空的时候，要求作者做到完全客观地叙述，这是不现实的。是不是可以做到比较客观一些呢？完全应当如此，问题在于作者尽量如此争取以后，读者很可能认为还是不够客观。立场不同，看法必然不能一致，这是无法统一的。

作者是人，和读者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也必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必然影响他的作品，特别在自传这样的作品中，影响较大。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将来会有这样的人，纯客观地对待自己，祛除任何可能出现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想法是不难的，但是要看到这样的人，我们还必须等待，很可能我们所得到的

4 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

结果只是很大的失望。

这本书的写作,起于1976年2月15日,成于同年12月6日,
我的第八十一个生日。

朱东润

1976年12月6日

第一章 幼年

(1896 ~ 1907)

我是 1896 年 12 月 6 日在江苏省泰兴县出生的，^① 那时清王朝还统治着中国，用的旧历，是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这一年是 1894 年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清王朝的统治久已摇摇欲坠，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亡国的现象更加迫近了。中俄新约、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德租借胶济条约、中俄租借旅顺大连湾条约、中法租借广州湾条约等陆续签订，至于台湾全省的割给日本，那是甲午战争的直接结果，还不在其内。瓜分中国的形势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我的家乡，对于这个情况还不清楚。

泰兴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在长江北岸，扬州东南，两千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所以西汉枚乘《七发》说到“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又说“江水逆流，海上潮”。西汉初年的长江口正在扬州东南，泰兴还位于江中，近年在城东发现大鲨鱼的骨骼，正是绝好的证明。由于江沙淤积，到第十世纪前半期，泰兴县才正式成立。在我出生的时代，据《光绪泰兴县志》，泰兴人口，只有三十万左右，当然是个小县；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万，就不能算小了。

朱姓在什么时代移居泰兴的？据《朱氏宗谱》说，南宋初年左都御史朱宝明看到当时统治者对外屈服，因此跨马渡江，到了泰兴，下马一看，原来是一匹泥马。后来在朱氏宗祠里为这匹马塑像，祭祠的日子还得为马上祭。这件事怕不一定可信。第一，宋代

^① 作者误记，实为 12 月 4 日。

没有左都御史这个官名。其次，即使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县份，沿江还有不少的沙滩，跨马渡江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泥马渡江，和宋代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太相似了，因此必然掺进了不可靠的成分。在这位宝明公之后又有十一官人、十二朝奉这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人物，不像历史的记载。此外，这部宗谱的首创者一冯公是明末的人物，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中间经历五百年，他凭什么写下这部宗谱？有一点明确的，是在满洲入关以后，泰兴朱姓曾经搞起一支队伍，对于满洲人的统治，进行抵抗，这在《泰兴县志》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里都留下一些记载。

我的直系亲属，最远的我只记得曾祖父松年公，他住在江滨，因为他的耕地之旁，涨出几百亩沙滩，这一下他的情况大大好转，自己也搬到泰兴县城里来了，这就是苏家巷老宅，传到现在，我的侄儿还住在那里。可是长江是无情的，一场大潮，把松年公的沙田冲去了一大半。沙去了是无法挽回的，可是沙田已经升科，田租是轻易不能豁免的，他得从泰兴县到通州，一步步地去吁请，待到田租问题解决以后，他的沙田由于江水冲击和衙门使用，几乎全部报销了。

松年公只有一个儿子，即我的祖父星海公。因为早年境遇还好，他读了书，考过秀才，前前后后考过十次，始终没有考上。祖父还有一项本领，他是一位乳科的专家。家中相传，祖母是因乳痈致死的，这就使得祖父发愤专攻乳科，终于成为有名的专家。他的这门特长，后来传给我的伯父和父亲，伯父有时还为人家治病，父亲是一向不替人看病的。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只看到一些医书和成药，可能是父亲留下的，也可能是祖父留下的。可是由于伯父特别推重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相信父亲是一定学有专长的。

父亲石庵公兄弟二人，伯父玉山公也是读书的，考秀才好多次，可是也没有考到手。那时秀才只是一个口头的名称，正式的名称是县学生，通过这个考试，就算是县校的学生，可以受到教谕、训

导——县校教师的官衔——的教育了。考试就是做八股，从《四书》里出题目，作破题、承题、起讲，以下便是八比，最后是一个小结。考试出身的称为正途，从县学生进而为举人、进士，这是一条做官的大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还有军功出身的一条路；直到清末，又有捐班出身，那更是鱼龙混杂了，都不及考试出身。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重学八股，背着考篮入场；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掌握了中国海关的全权，还要请人教他的孩子做八股，以便入场考试，都是这一回事。八股确实得到非常的重视。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十分可笑：那时入场考试，经常夹带舞弊，到今天还留下当时流行的不少书籍，密行细字，印刷的精致，远远超过现代书本，那时是一般人都可以置备的。还有些头童齿豁的老师宿儒，把全部《四书》都做成八股文，上千篇文章都用小字密抄，编订成册，衬在考生常用的马褂里，这件衣服，有时要卖好几百元，考生买了，穿好入场，临时拆开照抄，同样可以考取。因此八股一途说可贵固然非常可贵，说好笑也就非常可笑。话说回来，我的这位伯父，虽在县考里曾经考到一名备取第一，在州考里却始终没有成功。

祖父和伯父一连遭到挫折以后，父亲当然不会考虑再走这条路了，他也知道自己是迟钝的，更不容选择这条道路。由于三姑母出嫁，最后一点点田地也作为妆奁田过了户，自己又结了婚，孩子也有了，总不能坐以待毙，最后下决心改业。恰好他的再从兄弟瑞二伯、长三伯两位正在经营一片茶叶店，他就去那里担任售货员，从龙井、武彝、毛尖、雀舌这些货品里找出路，这样又经历了若干年。

可是这两位再从兄弟并不是什么经营能手，在倒闭的边缘上挣扎了几个反复以后，终于失败了。在这次失败中，父亲失业了，而且由于小小的县城里容不了几爿茶叶店，自己即使积累了些业务知识，竟然找不到第二个就业的机会。大的孩子总算在一家布庄当上艺徒，但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一家大小五口，吃饭就是一